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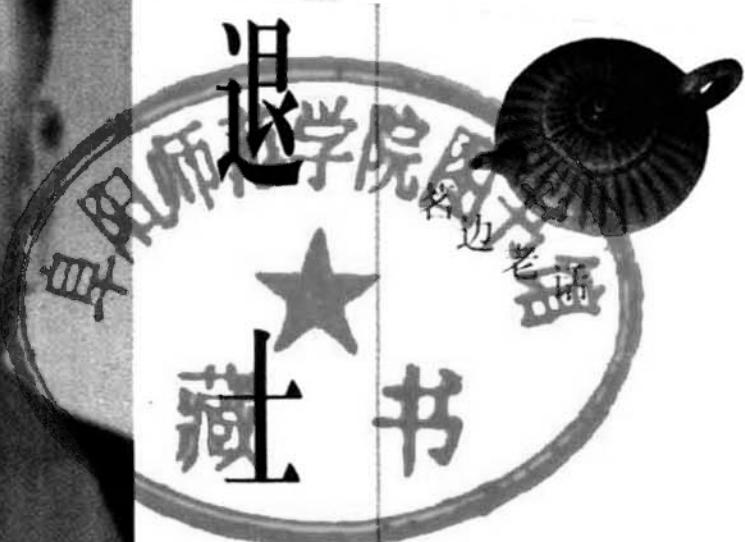
茗边老话



退士闲文

白化文著

李清照集校註



闲

文

白化文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茗边老话·退士闲文 / 白化文著 . - 沈阳 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0 . 4

ISBN 7-5382-5661-X

I . 茗 … II . 白 …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5737 号

总策划、总发行人：俞晓群

责任编辑：柳青松

技术编辑：袁启江

责任校对：马慧

装帧整体设计：郑在勇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787 × 1092 毫米 1/40

字数：37 千字 印张：2.8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总定价：56.00 元（共 7 册）

本册：8.00 元

重游連雲港海濱公園

故國龍蛇史事沈  
萬端欣慨復登臨  
兒時烂漫半胥林  
夕晚步雨閒綠野吟  
文君巷談游子返  
先人手澤柱間尋  
连云曉旭紅霞遍  
向若亭空草木深

一九九八年 白化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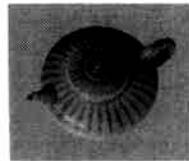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序

中国有茶，但是没有茶道。中国的茶到了日本，日本有了茶道。茶而为“道”，由是“形而下”成为“形而上”，自然也就郑重其事起来，于是茶道在日本渐至成为“一种审美主义的宗教”。

但是茶在它的故土，却始终是与柴米油盐酱醋同列的人生日用品。并且和酒相比，茶从来是平和的，这区别不仅在于茶与酒本身的品质，更在于人与茶与酒的因缘。或者不妨说，酒是起伏的情绪，茶是平淡的心境。酒可以是十千幻梦，茶却只是日常人生。

茶既不成为“道”，茗边老话自然也不必“载道”。虽然仍有对世事的关切，但却没有饮酒心情的大悲或者大喜。追怀往事未必不有感慨，但却不是壮怀激烈，一腔牢愁，而与所谓“世纪末的怀旧情绪”也是无干。正如《诗》曰：“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”，多半是寻求古与今人情的相通，茗边老话大抵也只是记述不



能忘怀的那么一点人世间的缘分。陶诗云“寒暑有代谢，人道每如兹；达人解其会，逝将不复疑”，虽然是为饮酒而作，但此数言却特别有饮茶心境。“达人解其会”之“会”，固已有理趣的意思，但曰“人道每如兹”，岂不依然是通于大道之小道，则达人看得寒暑代谢既是无情也是有情，正合了人与“寒暑”之间的那一个“缘”字。只是陶渊明的时代茶还没有风行于生活的日用品，否则，有些心境的东篱酒人，该是茗边雅集中的第一位“於焉嘉客”。

而茗边雅集大约总不会寂寞——陶诗道出心境，也道出缘分，若为茗边老话作“茶榜”，那么倒又可以借《诗》说话：“毋金玉尔音，而有遐心。”其实这一首《小雅·白驹》最好是全拿来照抄，此中“以永今朝”，“以永今夕”之句，不也正好可以成为我们这雅集的祝福么。

己卯五月半 脉望 拜识于万象书坊



### “解题”

京剧富连成科班的东家

一个邻居小青年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见闻

秋雨梧桐成绝唱 春风桃李有余哀

对一次考试答卷的忏悔

周燕孙老师二三事

从《春明旧事》谈起

记1947年北平秋季运动会



## “解 题”

按照鄙人退休前所在的北大信息管理系(原图书馆学系)目录学教研室(现扩大为文献学教研室)的专业积习，见到书籍就手痒痒，想给它作个解题。现在，为了对主编、出版社和读者有点交代，也得给自己这本拼凑起来的小册子作个简单说明。以其非正规、常规解题，所以给它加上了引号。

首先解释书名。先分解，再合解。“退士”是先进后退之士，现在的退休知识分子可以当之。我知道的著名的以“退士”自号者，是编选出《唐诗三百首》的蘅塘退士孙洙。朽人退休后，准鲁迅先生笔下的“高老夫子”之先例：“骤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为人，因改字尔础，以示景仰之意。”腆脸自号“承泽退士”，其实，只不过表示我是住在北大承泽园的退休知识分子罢了。安敢妄攀孙老先生乎!那流传千古津逮后人的名著，咱家是编

选不出来的呀!“闲文”，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中的解释是：“①通俗作品；闲适诗文。②无关紧要的文字。”咱们自编自演的这本小册子的内涵，大致与上引两条定义相符合。于是乎，两个词语相加，《退士闲文》的书名成立。

其次，汇报小册子的内容：它们是笔者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多年的一些片断回忆。其中包括对我的一部分师长的回忆。如是而已。

是为“解题”。

1999年3月12日，承泽退士于承泽园



## 京剧富连成科班的东家

——外馆沈家

### 一、从“喜连成”到“富连成”

京剧富连成科班是中国近现代最大最著名存在最久的科班。原名喜连成科班(社)，1904年(清光绪三十年甲辰)春季在北京琉璃厂西南园建立。出钱建社的是吉林商人牛秉坤，字子厚。科班如商号一般，算是他的财产。“官称儿”叫“班主”，口头称呼是“东家”。东家在经济上负责全班师生一切开支，演出赚钱可以往家里拿，但一般不宜这样做。业务方面由“社长”大拿。

老社长叶春善，字鉴贞。祖籍安徽太湖，自其祖父起迁居北京。其父叶坤荣，老嵩祝科班出身，唱大花脸。叶春善先生出身小荣椿科班，唱老生。科班正式成立前，已在家中招收了六名小孩当徒弟，在此基础上成立科班。这六位是陆喜明、陆

喜才、赵喜魁、赵喜贞、雷喜福、武喜永，后称“六大弟子”。1905年，学生日众，于是陆续增聘教师萧长华、苏雨卿、宋起山、唐宗成等位入社。上述诸老均与科班共始终，各立殊勋。其中尤以萧长华先生贡献最大，所谓“叶断萧谋”是也。

学生约在十岁上下入科，坐科学艺七年。每三至四年中陆续招收一科。头科均按“喜”字命名排行。1906年，社址迁居宣武门外前铁厂，不久即招收第二科，按“连”字命名排行。前两科学习成绩甚佳，正筹备招收第三科时，辛亥革命爆发，北京市面动荡，唱戏不赚钱；牛子厚在东北经营的商业也破产了。科班面临解散的威胁。经叶社长从中斡旋，牛家将科班转让给北京外馆沈家经营。当时沈家的家主是沈仁山。1912年，沈家将科班名称改为“富连成”。

## 二、外馆沈家

清末同治光绪年间，北京安定门外外馆有一



户当地首富，时称外馆沈家。沈家是专走口外，和蒙古(包括今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)做买卖的大商人，同时通过蒙古和俄国做交易。主销百货日用品等，常以货易货，如以绸缎交换俄国呢绒等。许多蒙古大行商到了北京，常住外馆，由沈家招待。当时内外蒙古卫生状态很差，儿童死亡率高。沈家就大量购买一种丸药“小儿七珍丹”，到口外半卖半送，疗效颇佳，以此很得蒙古族人的好感，买卖也越做越大，逐渐成为京中提得起来的富户了。

但沈家人丁甚艰。总的来说，只有三支。

一支是长门，有两位少爷。大少爷沈鹏，字云程；二少爷沈鸿，字仲仪。这就是我的大舅和二舅。

次门是我的姥姥家。只有一女，取名沈凤，就是先慈。先慈因自幼多病，挂名在寺院中，法名慧智。先慈自幼喜爱绘画，就从法名生发，取清

代大画家王时敏的名字“时敏”为字。成年后以字行。她虽是独生女，但因我二舅过继到二房来（还叫“二少爷”），故而先慈被称为“二小姐”。

再一门是沈仁山的庶出小弟弟沈秀水。他是我外祖父的叔叔，但岁数和我的外祖父差不多，幼时常一起玩耍。他大排行行七，我称他为“七老祖”，人称“沈七爷”。

我的外祖母是清末大宦官李莲英的长孙女，名李尚实，字幼培，以字行。据我所知，李莲英行三，有两兄两弟。他从四个兄弟那里各收一子为继子，还收了一个女儿。所以他有四子一女。长门长子生二男一女，女孩居中，就是我的姥姥，她有一兄早逝，一弟住长门的住房海淀老虎洞（今大门犹存，现在的门牌是47号）。兄弟二人各生一子，这就是我的大表舅和二表舅。二表舅还有一个妹妹，我称之为大姨儿。先慈和这三位走得最近。李家的大本营在西城区棉花胡同，据说由不



出嫁的老姑姑执掌家业。这位老小姐是我外祖母的姑姑，娘儿俩很不对付，因而我从来也没有去过棉花胡同，不清楚那里的事。还有两房，抗战前后家业败落，一房迁居西城区刘兰塑胡同，一房迁居地安门烟袋斜街，各有一子，与我外祖母时有往来。我均称之为“舅老爷”。

我的外祖母诞生于1897年4月10日(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月初九)。她是李莲英的长孙女，李莲英宣统元年(1909)出宫后，她随侍在侧约两年，很受钟爱。经李莲英亲自选定，她于民国元年(1912)嫁给沈家二少爷。当时我外祖父才十二岁，女方比男方大四岁多。先慈诞生于1914年6月4日(民国三年甲寅五月十一日)，四岁失怙。我阅读过多种有关李莲英的小说，其中也有讲述他的长孙女的，全是向壁虚构。连名字都不对。

俄国十月革命前后，商路逐渐不通。沈家就不做蒙古生意了。这时靠数十年中置下的大批铺面



8  
/  
9

任富连成班主时的沈李幼培（1930年）



茗边老话

房出租，外加郊区田地收租，还有在前门外开设“万荣祥银号”，维持富户生活。

沈家存有大量沙俄卢布（呼为“羌贴”，据北大图书馆俄语编目组姜发敏女士说，乃是俄语 *Денеги* 的不太准确的音译，意译本义是“钱”），多为100卢布大票，大小可做32开书籍的包皮纸。十月革命后全废。苏联政府与中国北洋政府建交后，曾在中国承担回收此种旧卢布义务。但沈家一则受反动宣传蒙蔽，妄想苏联在北洋政府交涉下能提高兑换比值；二则怕一次大量兑换“露白”（即外人知道有钱），因而一再错过兑换期限，最后成为成箱废纸。这时，创立家业的两代老人于清末民初相继逝世，后代就争产业闹分家。大房我大舅沈鹏一支，七爷一支，我外祖母一支。欺负我外祖母无子，硬把我二舅过继给她为子。不久，我二舅结婚后就闹分家，把二房家产分走一半。分家后，约在20年代中，各房都迁居城内，外馆

老房卖了。外馆沈家名存实亡。

万荣祥银号的两个经理是沈家最信任的老伙计。分家后，沈家各房的浮钱都存在这个银号里。不料，约在1934年年底，这两人因亏空无法弥补，就“卷包会”逃跑了。法院宣告：银号倒闭，查封东家财产。连富连成科班的不动产在内，如校产房屋地皮、戏箱等，全部查封。经过破产赔偿，从1935年闹到抗战前才马虎结案。卢布损失和银号倒闭，使沈家各房都大伤元气，逐渐陷入贫困。

### 三、沈家与京剧富连成科班

梅兰芳大师所写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一书中，讲到京剧富连成科班时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沈家败落之后，仗着富连成唱戏贴补家中生活，拿大车往家里拉的银子就海了去了。”(手头无书，记忆中大意如是)据我所知，绝非如此。可能是听信传闻致误。

东家和戏班的关系，有如现在大公司大老板